

目 录

一等奖 (10 篇)

- 太行绿化新愚公 李新彦 赵永新 (1)
- 所有的生命都是宝贵的 雷晓路 郝建荣 (5)
- 我国公众的环境意识呈明显的“依赖政府型” 秦 杰 (8)
- 科特姆教授在中国 张可佳 (10)
- 天鹅之死 邵丽华 (22)
- 谁来净化“净化器”市场 张朝阳 (26)
- 老虎吃牛 市长买单 黄云鹤 于 新 江 月 (30)
- 践踏江之头, 殃及中下游
——'98 特大洪灾带来的警示 郑 鸿 陈天乐 (33)
- 寻找野骆驼
..... 赵琴书 齐园园 祁 云 杨一奔 洛 兰 高 山 (38)
- 昼伏夜出, 小化工大打“游击战”颠倒黑白, 地方官暗施
“迷魂阵”
..... 吴光秋 万 昆 唐卫东 郭晓冰 邢颖宏 (44)

二等奖 (20 篇)

- 消除隐患, 国家加强生物安全立法 朱宝霞 (47)
- 观众致信忠告王刚 班 健 (49)
- “绿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上海宝山钢铁公司环保纪事 白剑峰 (53)
- 世界矾都: 活着还是死去 孙 凯 (56)

中国环保：聚焦太湖	孔晓宁 (60)
“天马”厂长入牢笼	郝建荣 (63)
跨世纪的中国环保	王翰林 (65)
世界屋脊洁净依旧	多 穷 聂晓阳 (68)
中国的“环保一族”——傣族	罗 苹 黄 燕 (70)
青藏高原上空存在“臭氧低谷”	李 斌 (72)
发展就是硬道理被曲解了	丁 冬 (74)
四川森工能否“立地成佛”	林 玉 (77)
发菜，代价好大的盘中餐	魏 萍 (81)
环保局长治污不力丢官	屠艳苹 姜利民 (84)
苏州河悄然由黑变黄	乐 纓 (85)
春天的童话	孙 怡 (86)
女记者汪永晨和她的“绿家园”	安 岚 (94)
黄河中游部分河段污染严重	周 文 汪晓霖 戴 峰 孙 光 (98)
首钢 面对首都天空	王 猛 张 羽 (102)
来自松花湖的报道	温天越 隋华军 王晓君 (115)

三等奖 (40 篇)

中国试验让圈养野马恢复野性	喻 菲 (123)
海洋采访札记	李新彦 白剑峰 (125)
起死回生靠环保	刘 莹 (138)
携手治海同发展	唐先武 (142)
忧患黄河	朱海燕 (145)
保卫太湖：治水先治人	李宝进 张 伟 (149)
风沙离北京城还有多远	金振蓉 (154)
筑起绿色大堤	马少华 (156)
理想生活环境 最不可缺少的	魏晶晶 (158)

沙德格之行——包头地区治理大气氟污染见闻

..... 晓 红 崔立伟 (160)

镜头下的美丽与哀愁

..... 祁 云 曾云蕊 宋园园 杨一奔 朱晓彤 (169)

“四位一体”使我们尝到了甜头..... 刘延红 (174)

为了大海的蔚蓝..... 梅忠堂 (176)

岷江上游：敲响荒漠化警钟..... 杨国旭 (183)

山东环保产业：支柱亟待撑起来..... 负瑞虎 (186)

乌梁素海在哭泣..... 湘 茹 (191)

松花江南岸一潭臭水熏游人..... 李立家 刘玉萍 杜怀宇 (193)

贵糖综合利用“三废”变废为宝..... 沈桂才 农月枫 (195)

外草海发现大片沉水高等植物..... 李启昌 (197)

野马兮，归来..... 南香红 (198)

'98 长江灾后生态行系列报道

..... 丁 品 成亚威 郝兴国 林 玉 蔡 芳 向建福

鄢祖海 何 乔 潘 骞 阿 步 祁进城 田利平 辜 迅 (208)

补偿，不该再朦胧..... 于 平 (238)

悬赏二十万，根治大米草..... 李 良 徐小梅 (240)

苏浙太湖治污“大打折扣”..... 高 露 (242)

天灾？人祸！..... 李方华 (244)

水质尽“染”看巢湖..... 方佛平 (249)

兰钢，请善待大家..... 章玉兴 (251)

“拯救地球就是拯救未来”——世界环境日在中国

..... 郭胜昔 周海涛 罗占祥 蔡耀远 等 (253)

手拉手，让地球多一份希望

..... 孙美萍 林永钊 何金木 黄 晨 (257)

面对“白色污染”我们怎么办？..... 魏 詮 (263)

重庆：水污染敲响警钟..... 文 洁 卢明亮 (270)

让兰州的天蓝起来	李 峰	高 虹	(276)
塔河忧思录	吴晓红	钟 麒	(279)
着手一草一木 着眼千秋万代	方瑞生	黄洪初	(284)
保卫可可西里	谢 媛 刘跃涛 姚 军 邹 云 等		(288)
清江清的启示	陈勇庆	石正宏 王乃伟	(298)
海南珊瑚礁红树林亟待保护	惠志军	陈德民	(301)
田野中的“绿色黄金”		朱 明	(303)
明年年底前治理不达标，关门！	徐 强	杨 桦	(305)
问水		彭 平	(307)
后记			(310)

一 等 奖

太行绿化新愚公

——记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杜过秋

李新彦 赵永新

隆冬的太行山北风呼啸，天寒地冻。

1999年1月21日，虎年腊月初五，河北省林业厅厅长王廷玖、副厅长张彦斌带领省、市、县十几名干部，手捧慰问款，肩扛油、肉、面，爬了50分钟的山路，来到首届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杜过秋独住了16载的石头小屋前。王厅长把一块镶嵌着“太行绿化新愚公”的牌匾送到66岁的杜过秋老人手中，他指指眼前树木林立的柿子洼，举起老人那双枣树皮般的茧手，动情地对在场的干部高声说：“大家看！就是这双手，16年来栽树5万多棵，绿化了1000多亩荒山啊！”

杜过秋是地处太行山东麓的赞皇县刘家沟村人。其父杜智，早在解放初期就带领全家人节衣缩食，在贫瘠的荒山上种了几千棵树，绿化面积达百余亩。三年困难时期，杜智种下的那片黑枣林成了全村人

的“救命林”乡亲们靠黑枣度过了饥荒。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赞皇人吹响了绿化太行山的号角。为表彰前贤，激励后人治山造林，赞皇县委、县政府于1983年在村头为已故的杜智立了一块纪念碑。这年腊月，已是年过半百、儿孙满堂的杜过秋找到村干部，要求继承父亲遗志，到柿子洼种树。他怀揣着按了红手印的承包书，告别家人，扛着铁镐、镢头、铁锹，一头钻进了离村8里远的柿子洼。

柿子洼其实没有一棵树，有的只是裸露的岩石和零星的山棘。杜过秋搬来石头，在背风处垒了一个小房子，在里面支起一口锅，砌了一盘土炕，就算安家了。天刚蒙蒙亮，老人就扛起家伙出门刨树坑。山石坚硬，一镐头下去，火星四溅，虎口发麻，膀子震得生疼。杜过秋连刨带铲，挖一个树坑往往要花一个多小时。

刨坑难，找土更难。光秃秃的大山露着“白骨”，“肉”极稀罕。杜过秋到处找土，在山石缝里抠一点，从荆棘棵里扒一点，弄一担上要走几里路。为了保证小树成活，他一棵树要浇满满一担水。山下的小水库离柿子洼1里多地，杜过秋挑一担水要用半个多小时，累得呼呼直喘，大汗淋漓。看着清亮亮的水流进树坑里，他高兴得笑出了声。有人算了一笔账，5万棵树浇一遍，杜过秋等于绕地球走了一圈多！

刨坑、担土、挑水、垒石堰……杜过秋每天日未出而作，日落后方休，一天只吃两顿没有多少油水的面疙瘩，一点也没觉得苦。最叫他心烦的，是山里的老鼠和蚊子。为避风雨，他的石屋没留窗户，屋里白天黑夜一样，暗得伸手不见五指。这也为昼伏夜出的小动物提供了方便，石屋成了老鼠窝。每天晚上都有老鼠出来捣乱，有的竟爬到炕头，啃他的脚趾头！杜过秋准备了五六根秫秸秆放在炕头，一听见动静就循声打过去。这样的“战斗”一晚上至少四五次。

比老鼠更可恨的是蚊子。到了夏天，为了干活方便，杜过秋常常脱得浑身精光，只在腰间缠一条能“长劲”的粗腰带。山里的蚊子又

大又狠，一口下去就起一个肿包，他痒得实在忍不住了，就往树上蹭。

老鼠和蚊子都没有把他赶下山去。看着自己栽下的小树发芽、变绿，杜过秋乐得什么都忘了。1997年腊月二十七那天，孝顺的儿子送来了年糕，杜过秋才知道又要过年了。吃了几块年糕，喝了半瓢凉水，他又扛起镢头出了门。干着干着，他的肚子钻心般痛起来。“吃了年糕喝凉水，不见阎王见小鬼”，杜过秋想起这句民谚，才知道坏事了。“都奔70岁的人了，死就死吧！”他抱着肚子，趴在地上，闭起眼睛等死。一阵山风呼啸，刮得树梢哗哗作响，爱树如子的杜过秋猛地睁开眼：“我死了，谁来管我的树呢？我不能死，一定要爬回来！”

一道山梁子，八里盘肠路。杜过秋爬一程歇一程，直到第二天清早才爬到家门口。经过两天的紧急治疗，病情缓解了。他不顾儿孙们的劝说，又回到了柿子洼，和他的树一起过大年。

寒来暑往，转眼16个春秋过去。杜过秋住的小石屋熏成了锅底，漆黑一片。屋里放着他用坏了的30多把铁镐，木把磨得又细又光，镐头磨得短短的，秃秃的；外面墙上挂着他穿破了的70多只鞋子，有的“张了嘴”，有的露了天，鞋底都有一个大大的洞。杜过秋唯一崭新的“家当”，是他珍藏在小瓦罐里，用皱巴巴的塑料袋包了一层又一层的奖章和证书：“全国绿化奖章”、“全国林业劳动模范奖章”、“河北省林业劳动模范证书”……曾经有人想出钱买这些奖章，杜过秋生气地拒绝了：“这里有我半辈子的心血和荣誉，是无价之宝，钱哪能买得走呢？！”

用钱买不走的，还有柿子洼那5万棵密密麻麻的白杨树、槐树、桃树、黑枣树……每到夏天，一片葱绿，林间鸟儿鸣唱，松鼠欢跳，生机勃勃。更令老人欣慰的是，柿子洼的水土流失治住了，生态环境变好了。1996年河北下大暴雨，从这山沟里流出的竟全是清水！想到这一切，杜过秋高兴得伸直腰杆，张开只剩几颗牙的嘴巴，唱起了

自己编的山歌——

党的政策好哎，干劲大无边/一不争来二不抢，绿化荒山/一天两顿饭，起早摸黑干/绿化美化革命化，到老还要学文化/现在苦来后边甜，坡坡岭岭绿化完……

这纯朴的歌声，穿越静静的柿子洼，飘荡在高高的太行山上……

(载《人民日报》1999年1月2日)

所有的生命都是宝贵的

——写在野生动物保护法颁布十周年之际

雷晓路 郝建荣

当人类频繁地使用“热爱生命”、“珍惜生命”这些词汇时，是否意识到：这生命不仅仅专属人类，也应包括所有生活在地球上的野生动物。

11月8日，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北京街头，不时可以看到的“纪念野生动物保护法颁布十周年”宣传点的横幅下，围满了索要资料和宣传品的市民。在蓝岛大厦对面的一个宣传点前，一位满脸稚气的中学生手持高音喇叭，严肃地念着一篇讲稿，其中的一句话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所有的生命都是宝贵的，人类应该世代地珍惜它们。”

这一对生命概念认识的扩展、深化、升华，无疑得益于野生动物保护法十年来的宣传贯彻和深入人心。十年前的今天，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我国第一部专门保护野生动物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并于1989年3月1日起施行。其后，国务院相继批准和发布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及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管理等一系列配套法规。环境保护法和修改后的森林法、刑法等进一步明确了保护野生动物的责任，确定了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行为的惩处规定。为承担保护

野生动物的国际义务，我国先后签订或加入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湿地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和中日、中澳候鸟保护协定等多边、双边国际公约或协定等。

随着野生动物保护法的颁行，“爱鸟周”和“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月”等宣传教育制度迅速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大众传媒自觉担负起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教育的义务，《动物世界》、《东芝动物乐园》等电视专栏日益受到公众的青睐；栖息在我国的4400多种脊椎动物、100多万种无脊椎动物（包括昆虫），特别是大熊猫、金丝猴、朱鹮、扭角羚、白唇鹿、华南虎、绿尾红雉、扬子鳄、白鳍豚和中华鲟等濒危珍稀野生动物，从此摆脱了任人猎捕、宰割的命运；数百起非法猎捕、猎杀、走私大熊猫、亚洲象、藏羚羊、猎隼等大要案受到严肃查处，上千名犯罪分子被严惩。全社会逐步树立起“保护野生动物光荣，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可耻、违法”的观念。

针对我国濒危野生动物种类多、范围广的特点，我国从80年代起陆续建立起14处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并实施了大熊猫、朱鹮、扬子鳄、海南坡鹿、麋鹿、高鼻羚羊、野马7大物种拯救工程，全国人工繁育成功并建立稳定种群的其它濒危野生动物已达100多种。

此外，我国还建立了926处自然保护区，总面积已逾7000多公顷，工作人员总数达15000多人。400多个野生动物协会遍布全国，目前已拥有4万多会员。原林业部建立的全国鸟类环志中心，确定鸟类环志站点65处，共环志各种候鸟9万多只。

野生动物保护法颁行10年，成绩令人瞩目，但困难和问题仍威胁着野生动物的生存和安全：保护资金严重匮乏；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现象仍屡禁不止；乱捕、滥猎、贩卖、走私野生动物犯罪活动尚未从根本上得到遏制；饕餮之徒还在大肆宰杀、啖食野生动物；国人的野生动物保护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人们渴望着这样一种情境重现：“狼嗥和狗吠一样时常发生，野雉与家鸡一起夺食。在白皑皑的雪原上，山雉鲜艳地飞过如空中滚动

的一团火焰，亦如一个童话或一串闪烁的笑声……”

为了人类与野生动物能够和睦相处，仅仅有一部野生动物保护法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似乎还缺少一些东西。“所有的生命都是宝贵的，人类应该世代地珍惜它们。”但愿所有的国人都牢记住那位北京中学生的话，并深长思之。

（载《法制日报》1998年11月9日）

我国公众的环境意识

呈明显的“依赖政府型”

秦 杰

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记者秦杰）一项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教育部联合进行的调查显示：我国公众的环境意识呈明显的“依赖政府型”，多数人在很大程度上把环保这一全社会均有责任、均应参与的事业，认为主要是政府的事。

“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报告”涉及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0495个合格样本户，完成样本9202户，调查时间是1998年7月至10月。这是迄今我国首次范围最广、样本量最大的一次全国规模公众环境意识调查。

调查表明，多数公众认为我国环境污染状况严重，但与其他社会问题相比，公众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较低。公众最关注的环境问题是水污染和大气污染。人们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对生活质量，包括环境质量的要求也随之提高。调查显示，文化程度是影响公众环境意识的最显著因素，受环境教育程度是影响公众环境意识水平的一个突出因素。

这项调查也表现出公众、环保意识中存在的问题。由于我国环保工作基本为“政府主导”模式，因之公众环境意识明显呈“依赖政府型”。公众对于自身及其他社会组织应该做的和能够做的环保工作缺

乏清晰的认识。公众更关注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环境问题，以及政府针对这些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对远离自己生活的环境问题，公众关注的程度较低。在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关系的认识上，公众对于经济建设的发展更重于环境保护。

(新华社 1999 年 6 月 16 日通稿)

科特姆教授在中国

张可佳

“我认定我迟早要从事治沙这样的事”

一个农民走了 5000 多公里的路，从新疆的石河子出发，先到了陕北，又转道北京，就为了找寻一种叫“TC”的东西。

才到延安就花光了身上带的全部积蓄 3000 块钱，饥饿劳累，音讯渺茫都没有打消他找寻“TC”的念头。7 天后，在北京，他如愿以偿，还意外地见着了 TC 的发明人、比利时教授科特姆。

几天前，我见到这个年轻农民，他叫余友和。高高的个子，穿着整洁，眼睛精亮精亮的，脸上透出西北高原人特有的黧红色。

“我们那儿地相当大，人可特少。我们家离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新疆第二大沙漠）有十来公里，是内陆性气候，夏天气温老是 40 多℃，干燥得很！我从小上学，每天穿过两个村子，天天看见路边的沙丘在推移。15 年过去，它就移了 20 多米，公路只能让道拐了弯，农田也被沙子埋了。”余友和的这番话定是装在肚里很久很久了，现成的一套套全端出来。

“我心里一直想着，关注着政府对农业的优惠政策，我认定我迟早是要从事治沙这样的事的。”他告诉我，他曾经承包了 50 亩（3.3 公顷）地，雇了内地人种，没啥效益。后来改当厨师，一干 6 年过去

了。

直到有一天，他去朋友黄存福家串门，无意间翻见本没了皮的破杂志，翻着翻着一篇长长的报道牢牢地吸住了他，那文章的题目是《TC进中国》。杂志上注明这篇报道转自1998年2月24日《中国青年报》。

杂志被圆珠笔划得乱七八糟，但这篇文章竟是完整的。余友和读了一遍又一遍，放不下手。

报道讲述的是英国华人彭重民博士和他的朋友为把TC引入中国，给西北干旱荒漠的贫困山区带来奇迹，遭遇的种种磨难与艰辛。TC是比利时科学家科特姆发明的一种土壤保湿改良剂：把它撒到地里，甘肃青海那样干旱的地方也能长出江南一样茂盛的植物。它使甘肃干旱又高寒的武胜驿乡第一次收获了蔬菜，那儿的农民卖菜脱了贫；它让年年种树树不活的陕北苗家河村种活了连山成片的“仁用杏”树，那儿的农民从此也有了经济收入……

“这一切都是真的？真有TC这么好的东西？我们这儿正等着它呐，我说什么也要去找到这个TC！”

余友和几乎背诵下来一个月前曾经读过多遍的报道：“这对植物来说再好不过了。几十亿年来，除了阳光空气和大自然的爱，还没有对它那么温柔的东西。长时间的施爱后，TC慢慢干缩，可一旦遇水，又膨胀起来，这样一干一湿的周期经过无数次后，它还性能如初。确切地说，过15年它还管用……”

“你就这么相信它？”我问。

“是我们太需要它了！我们那儿也是年年种树啊，虽说是政府安排的，义务种树不挣钱，可乡亲们都很积极，人人都怕沙丘往南移，可成活率太低了，好好伺弄也活不到一半。每年6月天山上的冰水下来能浇地了，但是正是夏天，蒸发量极大，还不够棉花麦子和葡萄苹果用的，根本甭想浇上防护林。”

“没搞过滴灌、喷灌或者别的什么用水的办法？”

“都使过。那些设备花钱多多呀，人工投入高，耗工厉害，也是政府白给的，经济作物才用，光农户养不起这东西。”他说到这儿又想起为水惹出的麻烦：“我们那儿年年为用水打架，见怪不怪了，太多了。今年7月，就在我眼前发生的，结果给打伤的人赔医药费，住进医院。”

去黄存福家的第二天，揣上这本破旧的杂志，余友和带上几年干厨师攒下的钱，直奔西安。他想，陕北比北京近，找到苗家河村，准能问着 TC 的事，他要亲眼看看陕北老乡用 TC 种下的杏树。

10月1日下午在西安下了火车，余友和没舍得吃饭就上了去延安的长途汽车。

深夜12点车到延安，一打听，傻了。延安地区有3个苗家河，人家问他找哪个。这也没难住年轻人，一大早上街花16块钱买回本陕西地图，延安地区12个县一页一页翻着找。

最后余友和认准了该去安塞县的苗家河。“可千万是它啊！”他心里念叨着一路翻山越岭，不知走了几条沟问到镇上，又问到村里。

“我按报道上写的打听‘文平’家怎么走。一问没人知道，我又毛了。最后问个年轻人才告诉，那‘文平’是村支书的小名，你要问大名。找到文平，他刚吃饭，正要上乡里卖菜，说甭去远处了，就看院子里用 TC 种的西红柿和树吧。他说，你是来对了。这 TC 可奇了！你看我们村头一回种西红柿就结了好多好多。要是舍得打秧还能收更多。”余友和搭上文平的车往回返，一路听文平讲 TC，心里踏实了，就按文平的建议又上北京买 TC 来了。

“你相信中国，你希望中国更好，中国相信你吗？”

“TC 进入中国就像小猫捉老鼠一样，它要吃掉所有的老鼠，小心翼翼地走。”胖胖的科特姆教授用两手比划着迈着猫的脚步，但是他的眼眶里闪烁着泪花。他正在北京一间漂亮的会议室里，面对着报社

和电视台的记者们。会议室墙上的红色横幅上写着“TC 在中国”，四周展示着一张张精美的展板，上面清晰而明确地证明了 TC 在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成功。

“你相信中国，你希望中国更好，中国相信你吗？”科特姆教授一脸胡须却有着孩童一般的真诚，他说：“我的比利时朋友这样问我。他们看 TC 在中国进展不顺利。我说我手里有很多报告，这些报告都送到了中国的农业部、林业部，他们是相信我的。”教授这样说着却无奈地摇了摇头，拿起一摞《CHINA DAILY》（中国日报）：“中国农业要不断提高……”他在读报上的一篇报道。每次来中国，他都要找到每一天的《中国日报》，剪下上面每一篇与农业发展、环境生态、治理荒漠、植树种草有关的报道。那是他在中国惟一能看懂的英文报纸。

他读着报上的文字：

“我国水资源短缺危机一年年加剧，目前没有缓解的趋向；水资源的浪费虽有管理和控制仍是普遍严重的。因缺水而导致了全国大范围的干旱与荒漠化、农作物减产、地区性贫困、生态环境恶化……所有这些已成为政府和大众最为关注的问题。”

除了数十年来常抓不懈的水利工程外，我国不断在推广节水农业技术，近年广泛推广的项目有：北方干旱省份的窖存雨水、田间地膜蓄水以及从国外引进的滴灌、喷灌、微灌技术等等。全国每年用在这方面的资金达数十亿元之多。

1995 年，国家增加对农业的投入 35 亿元，其中 30 亿用于大中型水利工程……专家们建议今后国家应在政策导向上、实际投入上重视节水，增强水资源意识。

教授的目光停在一个年轻官员身上，他在参与推广 TC 工作的某政府部门供职。

“我从你的眼睛中看见了热情，我们可以和你们共同完成一个美丽宏伟的计划。但是我想，你们不要再等待。”此前一年，科特姆拜